目 录

交流·切磋·共享·提升
——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代序一) …… 江 戎(1)
怒江州是民俗文化研究可深入开掘的富矿
——在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二) …… 解 毅(4)

民间信仰与民间故事 …… [日]伊藤清司(6)
云南的小鸟前生谭 …… [日]繁原央(15)
朝鲜"特可比"与中国"山魈""五通神"故事
——东亚"搬运灵"传承初探 …… [日]川野明正(20)
关于祭母的故事 …… [日]大塚实(31)
傈僳族逃婚调赏析与《古事记》 …… [日]近藤耕太郎(39)
湖州地区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 …… 张爱萍(52)
民间文学资源的信息组织 …… 胡立耘(65)
怒族歌谣浅析 …… 李绍恩(76)

存在形态、动态结构与文化生态系统
——神话研究的多维视点 …… 李子贤(80)
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
——以兄妹婚神话为例,兼谈民间叙事的综合研究法 …… 杨利慧(94)
《梅葛》与日本《古事记》的比较 …… 张正军(108)
讲述自己不足的神话与《古事记》 …… [日]工藤隆(1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的创世神话
——与汉族相比较讲述自己不足的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神话
…… [日]冈部隆志(141)
关于傈僳族起源神话的研究 …… [日]西胁隆夫(153)
冲绳的神话与祭祀 …… [日]真下厚(165)
蛇神婚姻
——云南彝族与日本的传承 …… [日]斧原孝守(172)

祭祀祖先的人们
——云南与日本的宗教结构比较 …… [日]菅原寿清(183)
系崎寺"佛舞"的舞人动作解析 …… [日]村上美登志(192)
黑面瘟神
——"吞瘟丹"故事与白族大黑天神 …… [日]富田美智江(216)
日本的原始信仰
——以稻作文化传来和分铜形土制品为中心 …… [日]加藤里美(224)
德之岛斗牛的民俗文化考察 …… [日]山田直巳(233)
云南怒江傈僳族祭歌中的宗教信仰
——兼论傈僳族生活习俗 …… 张泽洪(248)
宗教与少数民族妇女
——以傈僳族妇女为例 …… 杨国才(263)
隐秘的祭祀:一个哈尼族个案的分析 …… 秦 缘(271)
洱海地区大本曲说唱中的地狱观念 …… 董秀团(283)
傈僳族氏族起源和图腾崇拜习俗 …… 史富相(298)
试析怒江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等族群的图腾崇拜 …… 罗世保 花四波(302)
独龙族妇女文面研究 …… 陈瑞金(308)

傈僳族的姓氏和命名方式的文化含义初探 …… 木玉璋(313)
封闭式的雪山峡谷民族文化及其与现代多元文化之圆融
…… 李道生(327)
封闭与多元 传统与嬗变
——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传统文化的嬗变 …… 高志英(338)
浅谈"摆时文化"及其保护开发 …… 李树林(347)
怒江各民族"歌舞海洋"探幽 …… 杨元吉(358)

傈僳族竹签卦的文化内涵与周易文化的比较 …… 和永祥(372)
怒江傈僳族原始宗教探析 …… 李福珊(383)
怒族"乃热节"及其朝山文化探析 …… 彭兆清(394)
多姿多彩的怒江傈僳族服饰 …… 胡玉来(401)

20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回眸与前瞻 …… 胡立耘(406)

后　记 …… 李子贤(433)

交流·切磋·共享·提升

——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代序一）

汪 戎

沉睡了千百年的怒江大峡谷及其所孕育的丰富多彩、别具特色却又鲜为人知的怒江各民族文化，今天终于与世界拥抱在一起，迎来了一直向往她、渴望探寻她的一百一十多位中日学者。“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又一次盛会，而且将是怒江州文化、学术史上的里程碑。让我们为在怒江州首次举办如此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表示祝贺！

莅临本届研讨会的，有来自日本以著名学者伊藤清司教授为首的40位老、中、青学者，有来自中国北京、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近八十位学者。其中，有三十多位是生长、生活、工作在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少数民族的学者。今天，大家济济一堂，以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为主题，展开对中日民俗文化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的深入探讨，这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推动怒江州民族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扩大怒江大峡谷的知名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本届研讨会组委会向与会的中日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欢迎。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口承文学、民间信仰都是民俗文化中重要且具特色的文化事象。某些口承文学样式，还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神灵观念、祭祀活动、文化心态、民俗传承场等又与口承文学相融合，进而构成了许多特色文化。怒江大峡谷的民族文化更是如此，而且大多具有活形态的特征。如果说，云南是一座世界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的话，那么，怒江大峡谷就是保存鲜活的诸多古文化样态的博物馆。从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形式到现代宗教，从神话、歌谣、原始性史诗、传说、故事到抒情—叙事长诗，从庄严肃穆的祭辞吟诵到欢快诙谐的男女对歌，从敬神娱神的各种祭仪到自娱自乐的民间歌舞，以及从口承文学的传承

到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在这里仍得以续存。可以说，怒江大峡谷是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神话学等各个学科研究不可多得的宝地，她可以为上述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提供新的资料、拓展新的研究视点、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从而有望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口承文学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历史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文化变迁以及人们的社会理想、民族心理、信仰体系、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生存智慧、价值取向等，都反映于其中。可以说，口承文学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和知识的总汇。如果我们深入到怒江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去，不仅会看到许多古老的口承文学样式的各种存在形态，而且还会看到它们至今仍存活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

民间信仰是一套以神灵观念为主轴，由神灵观念、行为习性和相应的祭仪组成的信仰体系，是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思考方式及心理体验。民间信仰不仅反映了人类的“心史”或心智发展历程，而且它还与诸多民俗事象或文化类别交叉融合，成了民俗文化的核心，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在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怒江大峡谷诸民族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中，民间信仰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支配作用。因此，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当是民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虽然我们在上述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是对怒江各民族民间信仰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希望有更多的中日学者在这片文化沃土上大显身手，施展才干。

进入新世纪后，各个学科都在对上个世纪的研究路向、得失进行反思。纵观当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诸如学科结构的拓展与调整，许多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深化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等。然而，更值得加以重视的是：在知识的生产与传递大大加速，由于现代研究手段的提升而使研究信息和资料的获取相对便捷，前人及当代同行研究积累及成果极大地增加的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就显得十分重要，理论创新就成为了研究者首要的追求目标。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研究领域，我们也应当与时俱进，关注这一学科的走向，关注各民族正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所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断增强学科活力，为提升我国民俗文化的研究水平，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渐明显的今天，正视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并努力通过文化、学术交流来增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及友谊，实现“和而不同”，意义尤显重大。自 1997 年以来，由于中日两国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以及相关政府及学术机构的鼎力支持，已先后举办了三届中日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日学者构建了一个交流信息、互相切磋、共享成果的平台。这是一个创举。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李子贤教授在倡导、策划这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所作的不懈努力和付出的心血，并向李子贤教授表达谢意。我们衷心期待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持续举办下去，而且愈办愈好。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党委及政府为了本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进行了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周到安排，让我们向东道主表示感谢！日本比较民俗学会、日本亚洲民族文化学会等对本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谨对日本相关学者表示感谢！

最后，祝本届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汪戎教授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名誉主任，现任云南财经大学校长。）

怒江州是民俗文化研究可深入开掘的富矿

——在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二）

解　毅

今天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文化这条纽带，让我们在美丽的东方大峡谷欢聚一堂，共同祝贺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谨代表怒江各族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中日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谨对云南大学以及为研讨会如期举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的组委会全体成员，对长期致力于中日民俗文化研究、交流的著名学者李子贤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怒江地处中国西南横断山脉，素有“东方第一大峡谷”之称，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之所在。这里高山峡谷兼备，飞瀑流泉众多，气候立体多样，生物品种丰富，山河秀美壮丽。在这美丽、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景颇族、藏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勤劳善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怒江州既处于中原汉儒文化的边缘地带，又是青藏文化的南部延伸带，文化多元共生、多元共存，民间信仰和口承文学资源丰富。在不同的居住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下，各世居民族的语言、文字、音乐、绘画、建筑、服饰、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是民俗文化学术研究可深入开掘的富矿。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支撑力和发展力。民族靠文化凝聚，历史靠文化连接，经济靠文化提升，文明靠文化推动，文化是推动或制约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步与落后的巨大力量。本届学术研讨会搭起了国际学术研讨的平台，相信必将使怒江、云南乃至中国的民俗文化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曾诞生过像鉴真、高向玄理、粟田、空海、朝衡等许多杰出

的中日文化友好使者。通过他们的沟通，双方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乐莫乐兮新相知，情愈深兮在怒江。我们热忱欢迎日本学者、国内的民俗研究同仁到怒江与我们共同进行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及民俗研究，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推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朋友们，怒江与您同行，祝各位在怒江期间吉祥如意！

愿云南大学与怒江州人民政府合作愉快！

预祝本届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解毅先生时任中共怒江州委书记、“首届怒江大峡谷民族文化暨第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名誉主任，现任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云南省人事厅厅长。）

民间信仰与民间故事

[日] 伊藤清司

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下面我列举两个例子来考察民间信仰与民间故事间的关系。

1983年1月，我在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的陪同下，访问了昆明市郊区阿拉乡海子村的祭虫山，了解了流传在当地彝族撒梅人之中的驱虫习俗，听到了老婆婆的怨灵化做害虫侵食庄稼的民间故事。这个以怨灵化做害虫为主题的故事和驱虫习俗，与日本的斋藤实盛传说和驱虫习俗相类似。日本的斋藤实盛传说和驱虫习俗与广泛流传于中国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的猛将军故事和驱蝗习俗有许多类似之处。

猛将军故事的主人公是刘锐、刘宰、刘承忠等，他们主要是南宋前后屈死的十几个刘姓将军，死后都被尊崇为驱蝗神。究竟谁是真正的猛将军，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虫产生的传说或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及古代，但是，猛将军，特别是刘猛将军故事的发生远远要比它晚得多，也许是中世时才产生的。

我认为，猛将军的“猛”字，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勇猛之意，其原义是蚱蜢的“蜢”，即糟蹋农作物的蝗虫之类。刘猛的“刘”字也不是姓，我推测它本来是杀戮之意（刘可作“杀”解）。因此，刘猛将军的本意是击退、扑灭害虫的神灵。刘猛从宋代前后开始被假托为刘姓武将等特定的人物，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以历史人物刘某命名的刘猛将军故事。[①] 即人们把意为扑灭蚱蜢的刘蜢这个词误解为勇猛的刘姓历史人物，编造出了几种刘猛将军的故事，各地也随之传播了把刘某尊为驱蝗神的民间信仰。

但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信仰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下面拟通过考察灶神故事和灶神信仰来说明这种复杂的关系。

灶神信仰或许在灶产生的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其渊源无从知晓。它在古代受

① 伊藤清司．实盛起源考：中日比较民俗志．东京：青土社，20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五行思想和后来的道教等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它又与多种祭仪和民俗相融合，发展为复杂的多元信仰。这样，灶神信仰成为与祖先崇拜并立的中国两大民间信仰之一。

灶神原来具有火神的性质，是维护人们的健康与生命不可缺少的饮食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崇拜的偶像。后来，人们认为灶神会在一定的时候升天报告人们的所作所为，天帝根据其人的功过赐予吉凶祸福。这样，人们主要在灶神升天的时候，祈求他只向天帝报告好事，赐福于人。送灶神习俗成为这一信仰的中心。

灶神信仰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才演变成今天的状况。因此，灶神本身的性质、祭祀的内容和时间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也有地区差别。例如，送灶神的时间曾在夏季，汉代以后变为每月晦日。

> 仲夏之月……其祀灶，祭先肺。（《礼记》月令）
> 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淮南万毕术》）
> 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抱朴子·微旨篇》）

送灶神之日在唐代以后演变为腊月下旬，中国南方是二十四日，北方在清代以后定为二十三日。

灶神的供品古代主要是三牲，后来在道教的影响下废除了荤腥类供品，改用斋物（素食）来上供，后来用面食、年糕类食品来怀柔笼络灶神，唐末又改用酒糟，南宋前后改用糖果。

现在的灶神是男神或灶公灶婆夫妻神，但以前也曾被认为是女神。灶神既有火神的性质，也带有祖先神的性质。也就是说，灶神及其信仰、习俗是历史上形成的复杂的多元文化。

讲述灶神起源的民间故事有好几种，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梗概如下：

某丈夫讨厌妻子，把她遗弃了。妻子再婚，家庭殷富。前夫零落为乞丐，乞讨到富翁家门口，主妇出来给乞丐赐食。前夫知道该主妇是以前被自己逐出家门的前妻后，羞愧不堪，钻入灶中而死，主妇把前夫作为灶神来祭祀。

灶神故事几乎流传于全中国，但有地区性差别和不同的版本。前夫的死因有灶内烧死，头撞灶台而死，头撞厨房的墙壁或柱子而死，跳入地炉烧死，入水自杀，上吊死等多种说法。此外，也有许多故事讲述，前妻看见前夫在灶中自杀后，自己也随前夫钻入灶中烧死，后人将他们作为灶神夫妻来供祭。

灶神故事也流传于中国的近邻越南和日本，越南的灶神故事讲的是前夫在灶中等处烧死或缢死。日本的该类故事存在于烧炭富翁型、再婚型民间故事群中。有的故事说落泊的前夫邂逅前妻而暴死；有的说前夫悔恨自己以前的过错，咬舌

自杀；有的说前夫吃了前妻赐予的食物，因食物噎住喉咙窒息而死；有的说前夫入水自杀而死；有的说前夫暴死于灶前。

灶神也被认为是古代神话中的炎帝、祝融、黄帝，祭灶是五祀之一。那也许是五行思想的影响及后世学者的假托。灶神在经学和礼学上并非是尊贵的神灵，它只是一尊小神而已，这在《论语》"八佾"篇中王孙贾和孔子的问答中可见一斑。《礼记》"祭法"篇郑玄的注解中也有明确的记述。

>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
> 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郑注："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礼记·祭法》）

灶神不但不是高贵的大神，有时甚至是恶神，他会杀害诅咒他的人们。

> 躬导圣坐祠灶祝诅上。（《汉书·息夫躬传》）

灶神被认为是小神，这与其前身是懒惰、放荡的无赖有关。灶神故事中说，被尊为灶神的前夫不但常常虐待勤劳善良的妻子，而且嗜赌成性，游荡挥霍，卖掉了妻子。有的灶神故事说，灶神原本是懒惰愚笨的人，妻子怒而杀死了他。

灶神故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灶神身前是卑劣小人，他惨死于灶膛。有的灶神故事说他死于灶膛以外的地方，我从他死后被作为灶神来祭祀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认为这是从灶膛内烧死的情节中演变出来的。

沦落为乞丐的男人为什么要死在灶膛中呢？这难道是因为"灶"意为厨房，前夫与离异的前妻重会的地方是厨房之故吗？或者是通过不诚实的前夫惨死于厨房的故事来正面教谕"男子不近厨房"的古训吗？也许这两个都不是其原因。

灶神故事不仅只讲述了前夫之死，福建省的《灶君的传说》、广东省的《懒汉变灶王》等故事说前夫的尸体被埋于灶膛里，而河北省的《灶火爷的来历》说前夫的尸体被埋于灶台的后面。那些故事都说前妻把前夫死后的灵位安放在灶台上，作为灶神来祭祀，这是灶神崇拜的开始。吉林省的《灶火爷的故事》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尸体的埋葬处，但是，前妻把前夫的灵位供祭在灶台上，这也可以认为其尸体被埋于灶台内或灶外。日本中世时期的古文献《神道集》"釜神之事"说，前妻把前夫的尸体埋葬在灶台的后面，并把他作为灶神来祭祀。《大和物语》"芦割"是与《神道集》几乎同一时期的作品，书中说，落泊的前夫在路上邂逅被迫离婚的前妻，前夫立即躲藏到附近人家的灶后。这一情节可推测为是

从尸体埋于灶中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我认为这并非牵强附会的解释。顺便说一下，“躲藏”这一词在日语中有“贵人之死”之意。

灶的出现或许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是，“灶”字出现在文献上则相当晚。《诗经》、《周礼》、《仪礼》等文献中均无“灶”字。杨堃先生在《灶神考》[①] 中说，“灶”字之前使用“爨”字。可以想象，古代灶文化或许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认为，灶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的。杨堃先生说，楚地（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曾称灶为窟或窟，有的方言称之为焯。《庄子》“达生篇”称灶神为髻。《五经异义》说灶神姓苏，名吉利。《酉阳杂俎》“诺皋记”称灶神是隗，又说“姓张，名单，字子郭”。

现在流传的灶神故事中，死于灶膛并被供为神的男人大都姓张。《酉阳杂俎》以前的文献中没有灶神张姓的记载，所以，可以认为灶神张姓的内容是在唐代流传开来的。道教的创始人东汉末期的张道陵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灶神被称为张某或许是灶神信仰受道教的影响之故。不过，许多灶神故事中说张某的前妻姓李，由此看来，正像张三李四的说法一样，张姓和李姓都是中国最普遍的姓，这也许是灶神故事中的张某被理解为凡夫俗子之故吧。

《酉阳杂俎》中说灶神姓张，名单。这个“单”字与前述灶的别称“焯”有关，与《杂五行书》中说灶神名禅的“禅”字也有关。顺便说一下，杨堃先生把“单”解释为“傸”。《后汉书》“阴识传”的注中引《杂五行书》（成书于北魏以前）说：

> 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清·马国流辑《玉函山辑佚书》卷七十八。《杂五行书》在上述引文后说“不知其名见之死”。）

“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这类句子是《山海经》以来避邪咒术中的常用语。前述《杂五行书》中的引用文暗示着灶神不是慈祥的守护神，而是危害于人的邪鬼、祟神。这从下面的逸话中也可窥知一斑。据《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卫灵公听家臣说梦见了灶君，即忿然作色。

> 复涂侦谓（卫灵公）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君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曰梦见灶君而盲君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① 中法汉学研究所．汉学，第一辑．北京：〔出版者不详〕，1944年．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灶神与汉武帝的宠妾王夫人的亡灵一起出现于汉武帝的帷前。《史记》"封禅书"中把灶君写为灶鬼。鬼是具有双重性格的超自然的存在，也有死灵之意。

庶士庶人无庙，死（者）曰鬼。（《礼记·祭法》）

唐代陆龟蒙的《祀灶解》[①] 也把灶神写做灶鬼。灶鬼会找出人们的过失而加以指责，被看做是唠叨的小吏之类的人物，这说明当时的灶鬼并无后世人们所信奉的"一家之主"的守护神的性格。人们在送灶神的祭祀中说"上天宜好事"、"好多说，不好少说"、"辛甘臭辣，灶神莫言"等祈祷的话，用酒糟、饴糖做供品，让他醉，或口被饴糖粘着，不向天帝报告人间恶事。这些都可窥视灶神的本质。《论语》妙语"媚于灶"说明祭灶神时具有媚神倾向。可以认为，灶神祭祀本来具有安抚怨死者亡灵，祈求他不要作祟于人的性质。

灶神是恶神也好，善神也好，在讲述其来历的故事中，究竟为什么会死于灶中呢？我认为其理由首先是灶台的血祭仪礼。中国古代把牺牲的流血浇或涂到庙、社或钟、鼓、宝器、武器、龟策等上，以起到净化、增强其神力的作用，这种仪礼、咒术称为衅。我认为灶也不例外。

上春，衅宝镇及宝器。郑注："衅，谓杀牲以血血之。"（《周礼·春官·天府》）

衅，血祭也，象祭灶也。段注："祭灶，亦血涂之。"（《说文解字》）

如果考虑到先秦时代把囚犯、俘虏做牺牲，涂其血于灶、鼓等处的事例，[②]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灶神故事中讲到前夫死于灶中的内容很可能是把牺牲供于灶的遗俗之残留。不过，除了特定的灶，我们难以想象庶民的灶也会用人牲作供品。不过，如果说这是把鸟兽的血涂于灶上的血祭的反映，那是可以探讨的。前述《杂五行书》中说到把买来的猪肝和以泥土涂入灶中的事（"宜市猪肝泥灶"），我认为这可能是血祭的残留。

与血祭说相比，我认为尸体屋内埋葬说更有说服力，即前夫死于灶中的灶神

① 全唐文，卷八百一。

②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成公三年条等。

故事反映了从前曾把尸体埋于屋内的葬俗。《礼记》"檀弓上"、"坊记"记载着"中霤"，即在屋内中央挖个洞，上面铺张床，把尸体置于床上清洗，让洗涤后的水流入所挖的洞内。

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礼记·檀弓上》）①
浴于中霤。（《礼记·坊记》）

杨堃先生指出，在中霤洗尸体的习俗是屋内埋尸的古葬俗之遗存。现在许多研究报告都指出在史前时代和未开化的社会中都有屋内埋尸的葬俗。日本直到最近还保留了把婴儿和胎儿的尸体埋于屋内或厨房的习俗②。据说，德岛县郡山市锅山把婴儿的尸体埋葬于灶旁堆木柴处。有的研究者根据这些民俗推定日本以前曾经有过屋内埋尸，特别是埋于灶旁的古老葬俗。

屋内埋葬说与灶神故事中讲述的前夫死于灶，其尸体被埋于灶中或灶后的内容相对应，可以用来解释该故事。

废灶说与屋内埋葬说相关联。前述《礼记》"檀弓上"中说，"掘中霤而浴，毁灶……殷道也"。人们洗净尸体后，按古老的习俗要毁掉一直用下来的灶。《杂五行书》说，"用人古灶凶败"，这似乎是说忌讳继续使用死人活着时用过的灶。据《礼记》"丧大记"记载，家中有死人时，要拆掉部分房子，用拆下来的木料作薪，用土块砌灶煮开水，用开水擦尸体，擦毕，剪掉死者指甲，剃去胡须，把开水倒入事先挖好的洞内。

甸人为垒于西墙下……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毁庙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盘，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须。濯濯弃于坎。（《礼记·丧大记》）

甸人拆下庙西北的厞（隐蔽之处）用做燃料。孔颖达认为这是"示主人已死，此堂无复用，故取之也"。临时筑砌的垒（土灶）在洗净尸体后肯定也被毁掉了。"丧大记"记载的是特定的贵人死后的葬法，其礼制很复杂，这也许是人死后拆除其居室，捣毁其灶台的远古葬俗的发展、特殊化了的葬制。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也反映了人死与灶之间的关系。零落为乞丐的前夫恰好死于灶台内或

① 桂馥村讲述．汉籍国字解全书 礼记．
② 冲绳县史．野口武德．冲绳泡间岛民俗志．武田明．（德岛县）祖谷山民俗志．

灶外，而非他处。灶神故事或许反映了人死毁灶的古老习俗。

上述血祭说、屋内埋葬说、废灶说都说明灶神故事与灶的古老习俗有很深的关系，但均无说明成为祭祀对象的灶神身前为何是无赖似的人物或流浪的乞丐，以及最终被烧死的原因。

清代顾禄著的《清嘉录》卷十二记录了苏州一带岁末跳灶王的习俗。那是腊月朔日至二十四日间奉行的岁时习俗，几个乞丐装扮成灶公、灶婆（灶神夫妻），到各家大声乞讨施舍。

> （腊）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嗓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清嘉录》卷十二）

这一跳灶王民俗与落泊的前夫站在前妻家门前乞讨的灶神故事的内容一脉相承。不过，清代的跳灶王活动是攘灾除疫习俗，与北宋汴梁一带腊月二十四日交年节，即新旧两年交替时的祭祀“打夜胡”习俗是同一系列的活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中有如下记载，腊月二十四日，人们用供品送走诸神，烧掉家人的替身（替换自身的画像），在灶台上贴上灶神画像，在灶门上涂酒糟，称之为“醉司命”（司命是灶神的别称）。晚上，用灯照床下，称之为“照虚耗”。（中略）进入此月，几个穷人结为一组，装扮成妇女、神鬼，敲锣打鼓地到各家乞讨。这一习俗一般被称为“打夜胡”，是一种驱鬼习俗。顺便说一下，据《天中记》所引《唐逸史》记载，“虚耗”是穷神。

> 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自入此月，即有货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逐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东京梦华录》卷之十，十二月）

腊月傩祭时，乞丐们扮成灶神到各家乞讨。通过北宋时的“打夜胡”（打夜狐）和清代的“跳灶王”，我们可以看到灶神信仰融入到了岁末的民俗活动中的过程。①

---

① 山下纪久枝，关于祭灶的来历，见：载北海道大学东洋史谈话会，史朋（十九号），〔出版者不详〕，1986.

这种灶神信仰习俗的变化与民间口承文学的变化也是相对应的。流传于广东省的灶神故事讲述了灶神来历与送穷神的起源。该故事的前半部分与其他地区的灶神故事大致相同，夫妻离婚后，妻子嫁到富贵人家当后妻，过着富裕的生活。前夫落泊后当了乞丐，有一天偶然到前妻家乞讨，感到自己时运不济而绝望。

前夫除夕晚藏在前妻家的柴房里，冻死了。正月初二，前妻来取木柴时发现了他的尸体。前妻经过考虑，决定放火烧柴房，诡称失火了。第二天，前妻打扫已被烧成废墟的柴房，收拾了前夫的遗骨和木灰，点香烧纸钱，悄悄地祭奠了前夫，诡称送穷神，把遗骨和木灰一起倒入河里冲走。之后，人们模仿这位富婆在正月初三打扫卫生。这成了当地正月初三穷鬼日的习俗。[①] 顺便说一下，岭南和越南的许多灶神故事中，前夫不是钻入灶内烧死的，而是躲在灶间生火的柴薪中被烧致死的。

《灶君》故事类似岭南的《祀灶与送穷》故事。

有对夫妻穷得连年货都没有，夫人让丈夫去她娘家讨些值钱的东西来。但是，他生性懒惰，嫌背东西麻烦，半路上把讨来的东西送给了别人。夫人知道后，愤怒地拿起烧火棍把丈夫殴打致死。正月初一早晨，夫人在灶坑里掘穴埋下尸体，正月初三，将遗骸与灶坑里的木灰一起埋到屋外，诡称祭灶神，点香祭奠了亡夫。后来，这个夫人渐渐成了富婆。这是灶神起源和穷鬼日习俗的由来。[②]

无赖、懒汉被杀死后作为灶神来祭祀的故事是从灶神故事中派生出来的，其流传的程度仅次于在灶中烧死成为灶神的故事。它也广泛流传于华北地区。下面的故事（梗概）是其中之一。

有个好吃的皇帝巡历各地，硬要老百姓为他准备佳肴，百姓苦不堪言。有位仙女知道此事后，主动嫁给一个农夫，她把皇帝打到灶边的墙上，杀死了他。正月里，她用皇帝生前最爱吃的枣糕来祭供他。这是厨房的墙壁上贴灶君版画习俗的起源。[③]

这一类型的灶神故事中，灶神祭祀、送灶习俗也与禳灾仪礼、咒术有很深的关系。

民间故事和信仰习俗都会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得纷繁复杂。其中，像刘猛将军的故事和刘猛将军的信仰之类的关系是比较容易阐明的，而大多数故事与其信仰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是难以阐明的。有些故事和信仰是经历了悠久的历史而存续至今的，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影

① 祀灶与送穷．见：逸经（二十三期）．〔出版者不详〕，1937.
② 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清水编．太阳和月亮．〔出版者不详〕，1933.
③ 灶王爷的传说．见：高鲁编．山西民间故事选．〔出版者不详〕，1979.

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重叠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难以阐明。灶神故事和灶神信仰的关系也不例外，我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三元的关系，而是更复杂的四元关系。

我认为民间信仰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必须从上述视点出发加以研究。

张正军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